

# 梵唱點亮心燈

釋見享

## 不悲情的懺悔

這是第三次參加僧團梵唄專輯錄製了。

錄音當天早上，我起個大早從嘉義轉車到台北，與雜誌社兩位編輯會合後，討論下午錄音的細節。他們問我：「緊張嗎？」我回答：「會啊！獨唱總是讓人比較緊張！」儘管只是要錄二首加起來不到十分鐘的梵唄偈頌，但生平從未進過專業錄音室的我，依然緊張。不斷地思索：要唱出什麼樣的感覺，才能詮釋該首梵唄的意境？

坐上往淡水的捷運，我閉上雙眼，回想第一次聽

到〈懺悔偈〉的因緣。

那年我十九歲，在精舍第一次參加八關齋戒，當維那法師一起腔「往昔……」身邊的菩薩們隨即大聲應和——「往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癡，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今對佛前求懺悔！」在大眾盡情念著〈懺悔偈〉的梵唱聲中，夾雜著此起彼落的擤鼻啜泣聲。當時的氣氛，讓年少的我對維那法師的攝受力，感到十分震撼——這短短的幾句唱誦，竟能讓平時含蓄羞赧，不輕易在人前落淚的菩薩們，將平日的憂悲苦惱發露！

那一幕，深深地印在我心版深處，此時此刻讓我做了一個決定：「此次錄音，我就用一份悲壯、發露生命憂苦的心情，來詮釋〈懺悔偈〉吧！」開始錄音時，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並且醞釀濃厚的悲壯心情，唱出第一句：「往昔所造諸惡業……」卻收到製作人的回應：「可不可以唱輕一些、唱快一些？」這一次的羞赧竟是我，我應是心情太悲壯，悲壯到近乎荊軻涼秋殺戮式的殺氣！想想，我莞爾一笑，這是梵唄，佛教禪修應是以輕鬆、自在、安樂、清淨為主，如彈琴調弦般的緣起明訓——我唱

過頭了。我調心、調息、調身、調氣，再來發聲，果然製作人說：「比較鬆了。」禪修是所有功課的基礎，信不欺我啊！在一次次的回應與調整下，我重新詮釋了〈懺悔偈〉的唱法與意境。

錄完後，走出錄音室，天色已暗，初春的晚風拂面而來，是那麼的清涼。望著天上明亮寧靜的星斗……終於領悟：梵唄既然是佛門的修行法門之一，懺悔的心境又不是殺戮戰歌，可以選擇平靜、懇切；不需悲情、壯烈與沈重！

## 業海中的勇氣

不悲情的懺悔，應該是因為擁有一份智慧的勇氣，去面對如海般的業緣。

《觀普賢行法經》中的「眾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」兩句偈頌，讓我想起一則故事。

明末清初，土匪四處殺人搶劫，人心惶惶。江蘇揚州一位程老居士，一家十七人茹素虔誠學佛，濟弱扶貧無數。程老居士更是每日勤禮觀音求懺，日日不間斷。一天晚上，他夢見觀世音菩薩說：「明天你要面對一個很大的災難。你的家人都可以避

免，但是你很困難！前來尋仇的人叫王麻子，在前世被你殺十六刀致死，這輩子你必須還此業債。記得！只要誠心面對，就是了！」

程老居士從夢中醒來，對觀世音菩薩虔信無疑的他，馬上請家人準備一頓豐盛的齋食。近午前，一群土匪拿著刀子衝進宅中，程老居士一點都不驚慌，很誠意的說：「請王麻子先生還有各位大哥先吃頓飯吧！」王麻子訝異問道：「你，怎麼知道我叫王麻子？」

「是菩薩在夢中告訴我：因為我前世殺了您十六刀，這輩子需要還您這份罪業！我每日禮佛求懺，就是希望求得累世業障頓消！先生，您慢慢吃，吃飽就可以動手了！」程老居士平靜誠意地回答。

王麻子想：「我與他竟然結這份惡緣！還感應菩薩指示因果。我今天把他殺死，下一輩子，不就換他來殺我？這份怨仇，要到何生何世才能化解？」

最後王麻子只用「刀背」，在程老居士的背上連續畫了十六刀！並對程老居士說：「我這輩子從未見過像您這麼勇敢的人！您是大善人，我們的怨結就到這輩子結束，我們互不相欠了！」

這是一則出自《觀世音菩薩感應記》的故事。程老居士多年禮懺，深明因果，直下承擔的勇氣，感應王麻子思惟業報輪迴的真理。最後，兩人的宿世惡緣，如同霜露般，消融在智慧的陽光中！

每次想到這個故事，我不禁自問：「當我身處波濤洶湧的業海，不斷遭逢生老病死的宣判，我是否也能像程老居士般提起正念，平靜、勇敢以對？」

佛法說：「罪從心起將心懺，心若滅時罪亦亡；心亡罪滅兩俱空，是則名為真懺悔！」所有的業力，皆是由心所造作。想要懺悔清淨，必須體會緣起性空的實相；當下覺察照破，坦然接受因緣果報，悔謝罪過而請求寬恕。所犯的惡業，儘管仍要受報，但它並無實體啊！在懺悔中，由心門的懺悔，在不新增惑業苦的當下，在因緣改變、在業轉，這就是緣起法啊！

## 以梵音點亮心燈

懺悔的心境，可以藉由清淨的梵音，將身口意投入佛陀所宣說的法義，在讀誦懺文中，這是聽聞佛法，點亮心燈。

有一年，紫竹林精舍的法華法會，我負責祈安油燈。早期點燈，須添油、挑燈心。一晚，當共修結束，大殿將闔上門時，門口出現一位婦人及年輕女子。婦人非常傷心，陪伴她的年輕女子說：「師父，可以讓這位媽媽跟佛陀說說話嗎？」

這位母親跪在佛陀面前痛哭：「佛陀，我向您懺悔，我沒有盡到母親的責任，我的小孩被海浪沖走了……」母親痛哭的聲音，迴盪在整個大殿中，久久無法停止。

當時，我身邊的法師，走向這位母親，輕輕地牽著她的手，來到油燈前說：「您來幫小孩點一盞燈，佛陀會守護他走向光明。明天開始，您要回來誦經；您的小孩會因為您的虔誠守護，有更好的新生命！」

第二天，我擔任維那，在人群中，尋找那位哀傷的母親，梳齊的頭髮，還散著幾絲白髮。我站在台上，看到她，不禁將眼光望向前方的燈海，找尋她點亮的那一盞油燈。當我再舉頭望向佛陀，發現佛陀的眼睛正俯視著前方的燈海與我，那份加持，正撫慰著我，撫慰人間的悲憫。我彷彿聽到佛陀告訴

我：她修行的機緣到了，她需要聽聞佛法，如理作意，人間的真諦是修行用功。我默念：「將此深心奉塵刹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」並發願：「請將我的身心當法器，請將我的音聲當作通往清淨與美好的船筏。一起修行懺法，我要做維那一職。」

法會圓滿日，當大眾高昂唱出〈回向偈〉時，讓人感受到：心中的懺悔，彷彿罪花般飛向雲端，消失在虛空中；身心換得輕安、法喜。而壇城中那位憂苦的母親，不知什麼時候已抹上一份平靜。

感謝世間，為我示現生命的悲歡離合，讓我有更成熟的心境，在梵唱中修供養。我要讚頌佛陀，我要讚頌生命，我要讚頌天下父母，我要讚頌生命的體會與感動……。祈願——在無始輪迴中，今生有幸出家的我，能藉由自己的音聲，與芸芸眾生，共同體驗梵唱的力量！不論人間有多大、多沉重的苦難考驗，在梵音中，我們可以一起禮佛求懺，共同讚頌這亙古至今傳唱不斷的清淨法音。然後，用這份虔誠、不悲情的懺悔心，在業海中勇敢前進，點亮心中的明燈！

